

罗香林所藏黄遵宪诗文手迹

吴振清

罗香林^①原藏《岭南三诗人^②墨迹》册页,内中所收黄遵宪的手迹,有致胡晓岑的书函一件,手书赠诗一件,手录《山歌》十五首及题记,以及草书《遣闷》诗一首。

笔者在编校整理《黄遵宪集》^③时,即闻罗香林收藏有黄遵宪手迹册页,弥足珍贵,惜其时无缘得见。由于未见此册页而造成的严重缺憾:《与胡晓岑书》被一分为二,且内容不全;《山歌》之后黄遵宪的五则题记,不适宜在注释中体现,也不宜脱离诗歌另编入文集。此前,郑海麟、张伟雄编校《黄遵宪文集》在日本由京都中文出版社出版,其中《与胡晓岑书》亦是节文(即《黄遵宪集》中《与胡晓岑书》第一通)。之后,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的陈铮先生所编《黄遵宪全集》存在同样的问题。钱钟联先生笺注《人境庐诗草》,《山歌》第一首之后有注释:“案:抄本共十二首,此存九首;……罗香林藏公度手写本《山歌》,共十五首。”^④题记五则也在案语之中,想来钱先生也未见罗香林所藏册页。

关于罗香林所藏册页,许多人是从周作人发表在《逸经》的一篇文章^⑤中得知的。周作人也未见原件,他说:“老友饼斋(钱玄同)录有副本,曾借钞一

①罗香林(1906—1978),广东兴宁(今兴宁市)人,字元一,号乙堂,别号香灵、一之、汉夫、罗汉。少承庭训,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,入研究院深造。1932年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洪业之托,赴华南调查人种,应中山大学之聘任校长室秘书兼《广东通志馆》纂修。1935年参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事务,随朱希祖考察古迹。后历任中央大学、暨南大学教授、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。1943年与傅斯年一起在渝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学会。抗战胜利后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,1949年赴香港,任香港大学讲座教授,三次当选香港中国笔会会长。1968年退休,又任珠海书院文学院长。1978年在九龙逝世。著作有《中国民族史》、《唐代文化史》、《唐元二代之景教》、《中国族谱研究》、《客家研究导论》等。罗香林与胡曦同为客家聚集的兴宁人,从事客家文化研究颇有成就。

②岭南三诗人,系指黄遵宪(字公度)、胡曦(字晓岑)、丘逢甲(字仲阏)。

③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3年。

④(清)黄遵宪著,钱钟联笺注:《人境庐诗草笺注》卷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,第54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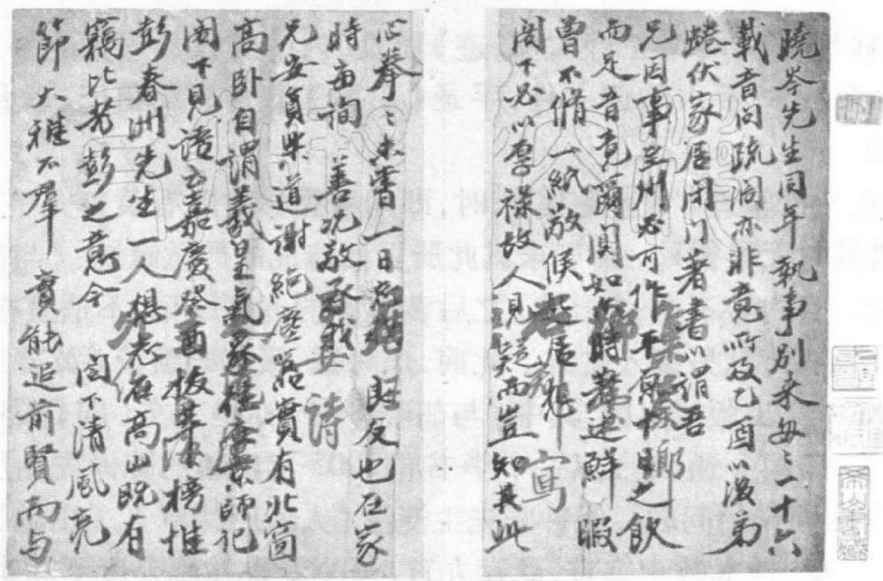
⑤周作人:《人境庐诗草》,《逸经》第25期,1937年3月。

通。”因此册页流传极罕,渴盼一睹真容,成了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。

2006年,文物收藏鉴赏家李雪松先生从拍卖会购得此册页。今承李先生允诺,兹将其公之于世,以飨海内外众多的爱好者。

一、关于《与胡晓岑书》

《与胡晓岑书》的全文流传很少,周作人的文章中也只是节录“其书末云”几行文字,并未将“黄君致胡晓岑书墨迹三纸”全部文字录出。前面已经提到,笔者与陈铮先生分别所编的集子亦非全文,且割裂为二,文字也互有出入。现据手迹以迻录原文如下(图一):



图一

晓岑先生同年执事:

别来匆匆,一十六载,音问疏阔,亦非意所及。乙酉以后,弟蜷伏家居,闭门著书,以谓吾兄因事至州,必可作平原十日之饮,而足音竟尔阒如。尔时著述鲜暇,曾不修一纸敬候起居。想阁下必以厚禄故人见疑。而岂知其此心拳拳,未尝一日忘我良友也。在家时每询善况,敬承我兄安贫乐道,谢绝尘嚣,实有北窗高卧,自谓羲皇气象。往在京师,记阁下见语云:嘉庆癸酉拔萃榜,唯彭春洲先生一人。想志在高山,既有窃比老彭之意。今阁下清风亮节,大雅不群,实能追前贤而与之颉颃。馀子琐琐,奚足计哉!

遵宪居日本五年,在金山四载,今又远客英伦,五洲者历其四,所闻所见,殊觉诡异,有《山海经》、《博物志》所不详者。然一部十七史几不知从何处说起,异日相见,乃能倾囊倒篋而出之耳。

惟出门愈远,离家愈久,而眷恋故土之意乃愈深。记阁下所作《粉榆碎事序》有云:“吾粤人也,搜辑文献,叙述风土,不敢以让人。”弟年来亦怀此志,尝窃以谓:客民者,中原之旧族,三代之遗民。此语闻之林海岩太守。既闻文芸阁编修述兰甫先生言,谓吾乡土音,多与中原音韵符合。退而考

求,则古音古语,随口即是如母字,古音满以切,今天下皆读作有韵,独吾省犹存古音,因欲作《客话献徵录》一书,既使乡之后进知水源木本,氏族所自出。而以俗语通小学,以今言通古语,又可通古今之驿,去雅俗之界,俾学者易于为力。既掇拾百数十条有极新者(??)广雅(?)核博雅如王伯申父子不识核字,而(客)人名挑为(?),恰有此音,惟成书尚不易,且亦须归乡里中,得如公辈,互相讨论,乃可成耳。遵宪奔驰四海,忽忽十余年,经济勋名,一无成就,即学问之道,亦如鹤退飞。惟结习未忘,时一拥鼻,尚不至一行作吏,此事遂废。删存诗稿,犹存二三百篇。今寄上奉怀诗一首,又山歌十数首,如兄意谓可,即乞兄钞一通,改正评点而掷还之。

弟于十月可到新加坡,寄书较易也。此请文安!弟遵宪顿。八月五日这封信函作于光绪十七年(1891),当时黄遵宪任驻英国使馆参赞,这年十月初抵达新加坡,出任总领事,所以说那时“寄书较易也”。文中可见黄遵宪和胡晓岑的交谊,又可见胡晓岑的风节。两人志同道合,均有意做客家文化和古今语言学方面的研究。

胡晓岑名曦,生于道光二十四年(1844),卒于光绪三十三年(1907),比黄遵宪(1848-1905)年长。二人曾一同赴广州应乡试,赴北京应廷试。胡晓岑工诗,他的诗善于表现新事物,笔力奇伟恣肆,极有个性。可算是黄遵宪早年做新派诗的同路人,而且是先行者。黄遵宪对他十分倾服,唱和甚多。

胡晓岑作《粉榆碎事》,罗香林辑印于《兴宁先贤丛书》第一册,凡四卷,杂记乡土风俗逸闻。据吴天任《黄公度先生传稿》,“其第二卷为竹枝杂咏,分古迹、山家、闺情、景物四类,已能以方言谚语入诗,与先生之作,盖异曲同工者”^①。罗香林为这位乡先贤撰有《年谱》,称胡晓岑作《莺花海》四卷,较早地模仿山歌风格,故而黄遵宪在《山歌题记》中有“晓岑最工此体”之誉。

特别是函中透露了黄遵宪写作《客话献徵录》的意图。表明黄遵宪在学术研究活动中,也很注重客家文化和乡土文学研究,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。黄遵宪在这一领域中的成就,尚待深入发掘和整理。

二、《寄怀胡晓岑同年》诗与手书《遣闷》诗

《寄怀胡晓岑同年》一诗,在集中题做“忆胡晓岑”,并且缺少诗末的署题,手书诗句与集中所收相同,不再赘录,黄遵宪手书署题是:

遵宪呈稿 光绪辛卯夏六月自英伦使馆之搔痒处书寄

光绪辛卯,即光绪十七年,说明诗与上函作于同年、同地,并山歌一起寄出。诗中反映了这两位志同道合的诗人之间的真挚感情,以及黄遵宪遥忆友人的情怀。

《遣闷》一诗在《人境庐诗草》卷五,无诗后署题。手迹题曰:“人境庐遣闷

^①吴天任:《黄公度先生传稿》第8章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1972年,第423-424页。

之作。”按其编次之序,当是作于光绪十三年丁亥四十岁时。吴天任《人境庐诗谱》即列在此年。该时黄遵宪已经由美国请假返乡。据钱仲联《黄公度先生年谱》,光绪十二年,出使美国大臣张荫桓仍请黄遵宪任驻旧金山总领事,“先生以限禁华工之例,祸争未已,虑不胜任,力辞。而两广总督南皮张之洞又命先生为巡察南洋诸岛之行。先生因《日本国志》已有初稿,弃置可惜,谢不往。”^①家居编纂《日本国志》,尚未应薛福成之约赴英国。诗中忧国忧民的心情,跃然纸上。

手迹乃草书,黄遵宪的草书不多见,行笔流利洒脱,无诗题,下钤“是诗籀主”朱印。

三、关于《山歌》与“题记”

《山歌》十五首和“题记”五则,在两页纸上连书,题记是对山歌的联想、感触、发挥,作为当时“诗界革命”的旗手,这些内容明显地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和诗歌创作新意境,提倡“我手写我口”,直抒性灵,是十分可贵的资料。在编辑诗文集时不当割裂。

山歌在《人境庐诗草》刻印本中收九首,周作人购得抄本收十二首,黄遵宪手书乃是十五首,兹录如下:

山歌

土俗好为歌,男女赠答,颇有《子夜》、《读曲》之意,名曰山歌。今辑其能笔于书者,得十数首。

自煮莲羹切藕丝,待郎归来慰郎饥。为贪别处双双箸,只怕心中忘却匙。

人人要结后生缘,侬要今生结眼前。一十二时不离别,郎行郎坐总随肩。

买梨莫买蜂咬梨,心中有病没人知。因为分梨故亲切,谁知亲切更分离。

送郎送到牛角山,隔山(望郎)不见侬自还。今朝行过记侬恨(重到山头望),牛角依然弯复弯。

催人出门鸡乱啼,送人离别水东西。挽水西流不容易,从今不养五更鸡。

邻家带得书信归,书中何字侬不知。等侬亲口问渠去,问他比侬谁瘦肥。

一家女儿做新娘,十家女儿看镜光。声声铜鼓门前打,打到中心只说郎。

嫁郎已嫁十三年,今日梳头侬自怜。记得来时同食乳,同在阿婆怀里眠。

^①钱仲联:《黄公度先生年谱》,《人境庐诗草笺注》附录二,第1194页。

阿嫂笑郎学精灵,阿姊笑侬假惺惺。笑时定要和郎赌,谁不脸红谁算赢。

做月要做十五月,做春要做四时春。做雨要做连绵雨,做人莫做无情人。

见郎消瘦可人怜,劝郎莫贪欢喜缘。花房蝴蝶抱花睡,可能(看他)安睡到明年?

自剪青丝打作绦,送郎亲手将纸包。如果郎心止不住,请看结发不开交。

人人曾做少年来,记得郎心那一时。今日郎年不翻少,却夸年少好花枝。

人道风吹花落地,侬要风吹花上枝。亲将黄蜡粘花去,到老终无花落时。

第一香椽第二莲,第三槟榔个个圆。第四芙蓉并枣子,有缘先要得郎怜。

十五国风,妙绝古今。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,使学士大夫操笔(而)为之,反不能尔。以人籁易为,天籁难学也。余离家日久,乡音渐忘,辑录此歌,往往搜索枯肠,半日不成一字。因念彼冈头溪尾,肩挑一担,竟日往复,歌声不歇者,何其才之大也!

钱唐梁应来孝廉作《秋雨庵随笔》,录粤歌十数篇,如“月子弯弯照九州”等篇,皆哀感顽艳,绝妙好词。中有“四更鸡啼郎过广”一语,可知即为吾乡山歌。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,或以作韵,苟不谙土俗,即不知其妙。笔之于书,殊不易耳。

往在京师,锺遇宾师见语:有土娼名满绒遮,与千总谢某昵好,中秋节至其家,则既有密约,意不在客。因戏谓汝能为歌,吾辈即去,不复黠。遂应声曰:“八月十五看月华,月华照见侬两家以土音读作纱字,第二音。满绒遮,谢副爷!”乃大笑而去。此歌虽阳春二三月不及也。

又有乞儿歌,沿门拍板,为兴宁人所独擅场。仆记一歌曰:“一天只有十二时,一时只走两三间,一间只讨一文钱,苍天苍天真可怜!”悲状苍凉,仆破费青蚨百文,并软慰之,故能记也。

仆今创为此体,他日当约陈雁皋、锺子华、陈再芾、温慕柳、梁诗五分司辑录,我晓岑最工此体,当奉为总裁。汇录成篇,当远在《粤讴》上也。

晓岑老兄同年鉴之。 公度遵宪并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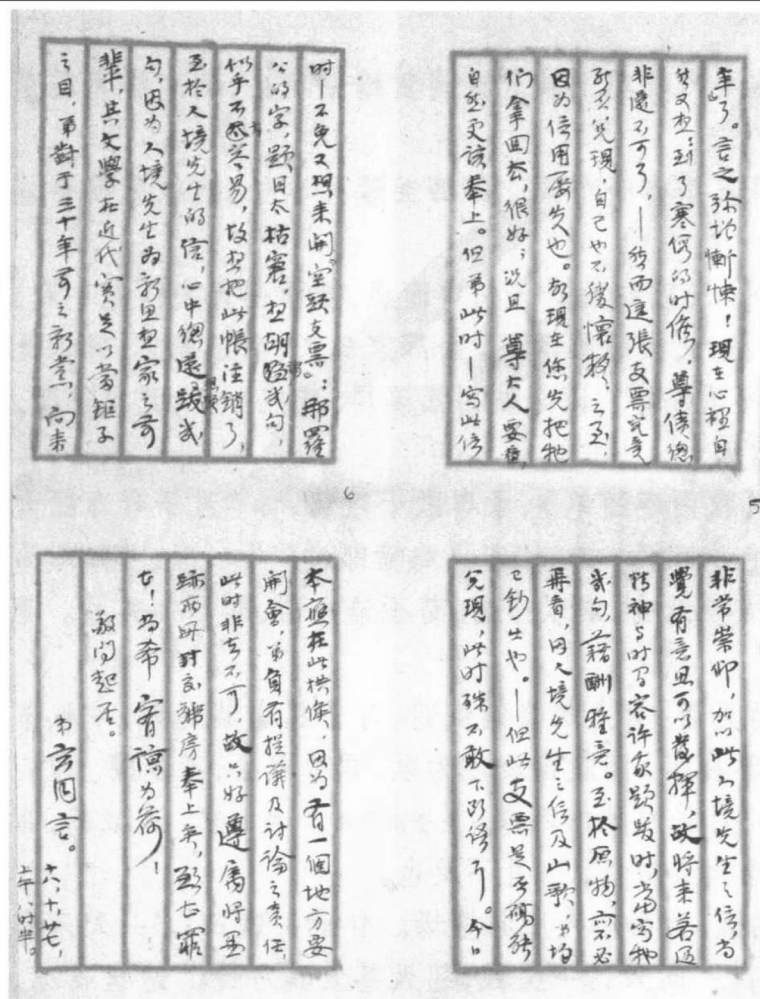
胡适评价黄遵宪,认为:“他早年受了本乡山歌的感化力,故能赏识民间白话文学的好处。”^①郑振铎说:“这些山歌,确是像夏晨荷叶上的露珠似的晶莹可

^①胡适: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,《胡适文存》第2集第2卷,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,1986年,第99页。

爱。”^①所以郑海麟评述胡适、郑振铎是在极力推崇黄遵宪在近代白话文运动中所起的先驱作用。认为无论是“五四”时期北大歌谣研究会的胡适、周作人、郑振铎,抑或是1927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江应梁、杨成志、罗香林等人,都接受过黄遵宪提倡民俗文化、乡土文学的影响。梅州客家山歌很有特色,近日见黄升任新著《黄遵宪评传》,形象地论述说:“山歌是律动于客家人血脉中的性灵之神,是绚丽多姿的客家文化中最为璀璨的一串明珠。”^②

四、璀璨的诸家题跋

册页中的题跋作者,依次有杨寿昌、张君勖、冼玉清、高自约、钱玄同、顾颉



图二

刚、范锜、朱希祖等人。诸家写作题跋的年月有先后,册页的内容亦有变化,最早题跋者为钱玄同,该时册页装有黄、罗两人墨迹。三年后朱希祖见此册页时,方是现在模样,合嘉应三先生墨迹为一册^③。今按题跋时间顺序择要介绍如下:

钱玄同所书(见图二),实际上是致“香林道兄”的一封信,强调身体不好、既忙又懒而顾不上题跋,一再致歉并归还册页。信中云:“至于人境先生的信,心中总还想题跋几句,因为人境先生为新思想家之前辈,其文学在近代实足以当钜子

①郑振铎:《中国俗文学史》下册第14章,作家出版社,1954年,第456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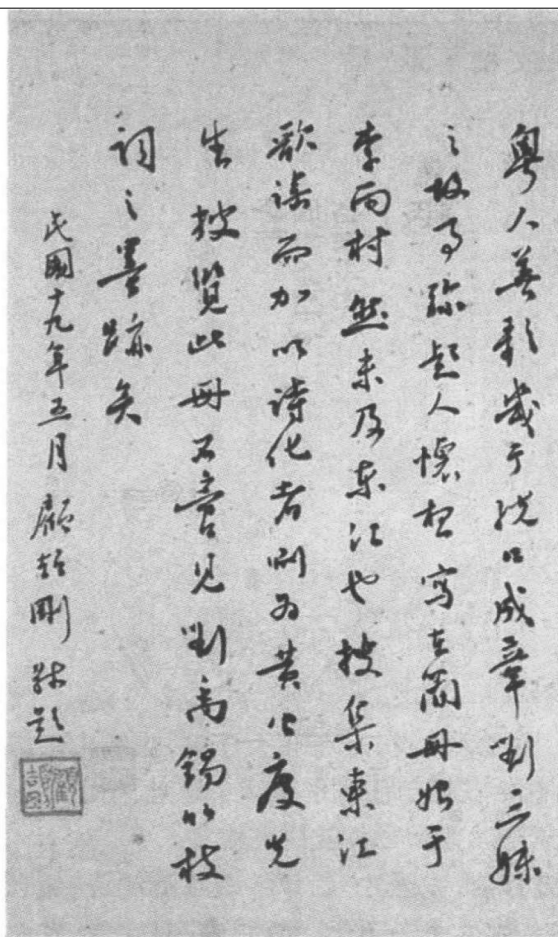
②黄升任:《黄遵宪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6年,第513页。

③据钱玄同的复文,他所见罗香林交予题跋的册页,不是现在这样的面貌,首先他便说:“黄、罗两公遗墨,至今尚未题跋”,又说:“那罗公的字、题目太枯窘,想胡诌几句,似乎不太容易”。李雪松先生面告:当年只是黄遵宪和罗公(罗公为何人,尚不详)两人的手迹,后来,罗香林方将嘉应三先生的墨迹,以及诸题跋一起装裱成册,才形成现在的样子。此说是。日后钱玄同的“空头支票”依然没有兑现,罗香林便把他的复信装裱入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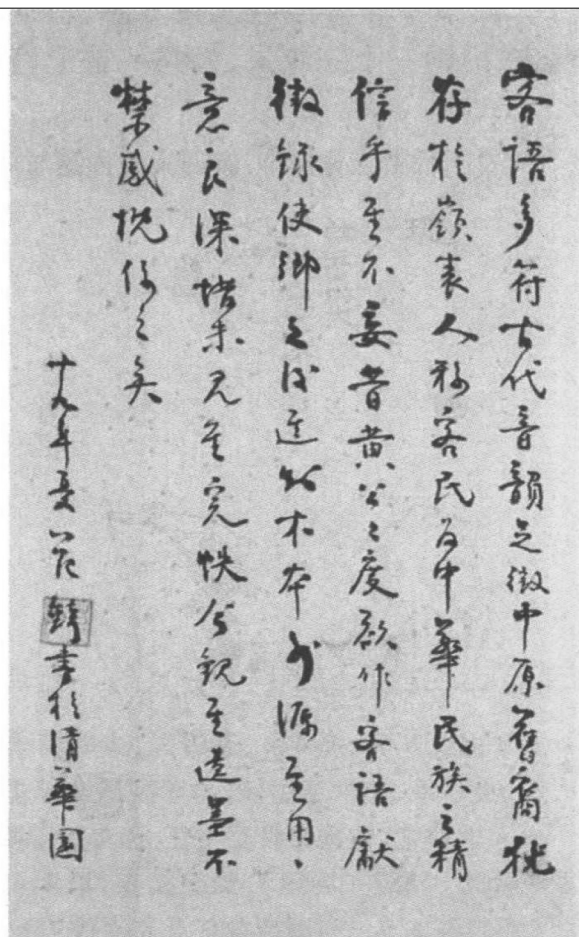
之目。弟对于三十年前之新党,向来非常崇仰。加以此人境先生之信,尚觉有意思可以发挥,故将来若遇精神与时间容许我题跋时,当写他几句,藉酬雅意”。末尾又说明“人境先生之信及山歌,弟均已抄出也”。署日期为“十八,十,廿七,上午八时半”,也就是1929年。周作人所见就是钱玄同的录副本,只有黄遵宪的手迹部分,是因钱玄同对其他部分不感兴趣,不曾抄录,故周作人未见册页全部内容。

顾颉刚题跋写于民国十九年五月(见图三),云:“粤人善歌,几于脱口成章。刘三妹故事,弥起人怀想。写在简册,始于李雨村,然未及东江也。搜集东江歌谣而加以诗化者,则为黄公度先生。披览此册,不啻见刘禹锡竹枝词之墨迹矣!”广西刘三妹唱山歌的故事脍炙人口,黄遵宪以粤人山歌入诗,且加以发挥和论述,实开一新境界。

范锜^①题跋作于民国十九年夏在清华园时(见图四),表达了对客家文化的重视:“客语多符古代音韵,足徵中原旧裔犹存于岭表。人称客民为中华民族之精,信乎其不妄。昔黄公度欲作《客话献徵录》,使乡之后进知木本水源,



图三



图四

①范锜(1899—?),字捷云。早岁留学日本、英国,历任北大、清华、中央大学等校教授,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、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、教育系教授,师范学院院长。

其用意良深,惜未见其完帙。今观其遗墨,不禁感慨系之矣!”深以不见《客话献徵录》为憾。

朱希祖^①题于民国二十一年,为三家墨迹各题诗一首,题黄遵宪者云:“一代新诗体,争传人境庐。荷荷辞妙绝,掩却旧山歌。”后注云:“黄先生著有《人境庐诗草》十一卷,中有《山歌》九首,观罗君所藏墨迹,则知原有十五首。余最爱其‘做雨要做连绵雨,做人莫做无情人’一首,却不刻入集中。”

张君勱^②题于民国二十二年,他引录梁启超的话,称黄遵宪“有加富尔之才,乃仅于诗界辟一新国土。天乎人乎!”感叹时代限制了他远大抱负和政治理想。

冼玉清^③题写于民国二十三年,以一位女学者的沉重感情,对内忧外患交并而至感喟不已,“生不同时而哀时伤乱无以异,痛心惨目者且或过之。其何以自聊于漏屋覆舟之下也”!又郑重提示:黄遵宪论诗见解,具见与胡晓岑书中,研究黄遵宪和诗歌,“不可忽此真确材料也”。

杨寿昌曾经谢绝丘逢甲约请出任方言学堂教席,见册页,“不胜人琴之痛”,盛赞罗香林能继先贤之志,对于客家文化研究卓有成绩。高自约题跋最晚,在民国三十三年末,乃是一首七言古诗,文长不录。^④

作者工作单位: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

①朱希祖(1879—1944),字遏先,少时留学日本,从师章太炎,后在北大任教,兼清史馆编修,文学系、史学系主任,与郑振铎发起文学研究会,其后历任清华、辅仁、北大、中山和中央大学教席,古物保管委主任,国史馆筹委会总干事。为罗香林教授之岳父。

②张君勱(1887—1969),原名嘉森,早年入上海方言馆,中秀才,赴日学习政治经济,创刊《宪政新志》。回国后曾任北京总统府秘书,北大教授,组织松社,成立国家社会党,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,并出席联大,参加政协。

③冼玉清(1894—1965),别署琅玕馆主、西樵山人,获岭南大学文科学士学位,任教并兼博物馆主任,受聘广东修志局分纂,1939年沦陷时迁居香港。后任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,执教于中山大学。

④杨寿昌、高自约事迹不详,有待考证,并希赐教。